

艺术传递精神品格

■钟海燕 黄志凡



砺兵(油画)

周福林作

近日,解放军文工团推出“高举思想旗帜,奋进建军百年——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书画宣传服务活动”线上展览,以书画艺术形式助力营造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浓厚氛围。

这次书画展是该团“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服务系列活动”之一。展出作品形式丰富,包括32幅书法、10幅油画、6幅国画以及10件雕塑作品,由该团书法美术创作员担纲创作。

书法创作者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摘选了32条体现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要求的论述,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美术作品浓墨重彩再现强军兴军

的伟大实践、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书画展珠联璧合,闪烁着振奋人心的感染力。书法“人民就是江山”“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志气骨气底气”,油画《亚丁湾护航》、国画《龙腾大湾》以及雕塑《使命》等作品,艺术诠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深厚蕴涵,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情抒发了全军官兵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豪情壮志。书法“学习强军思想,建

功强军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油画《海军陆战队》、国画《中国鲲鹏行动》以及雕塑《出发》等作品,表达了广大官兵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坚定信仰,讴歌了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焕发的时代光彩、涌现的新典型和广大官兵练兵备战的生动实践。

进入书法展厅,真草隶篆各臻其美,展示了书法创作者丰富的笔墨语言和创作风格。虽然创作者书体不同、书风各异,但这些都表现了军旅书法艺术的共性:磅礴的英雄气势、雄健的体魄造型、严谨的章法布白、凝练的点线形式和深沉的笔墨情韵。军旅书法

的筋骨血肉与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思想内涵相融合,造就出独特的美学气质和精神品格。有官兵留言:当我欣赏这一幅幅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书作时,深深感受到笔墨线条中凝聚的精神品格和真挚情感。

美术作品着力表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油画《戍边英雄祁发宝》画面中顶天立地的英雄背影,仿佛矗立在祖国边境线上的巍峨界碑,让人体悟到中国军人不辱使命的铮铮誓言;中国画《使命行动》以小见大,通过演习场景生动表现我军装备全面升级、全方位跨区域机动协同作战能力不断提升;雕塑作品《文艺强军号》以新时代我军文艺轻骑队为主题,将具象化的人物造型和意象化的总体架构相结合,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塑造轻骑队员为兵服务马不停蹄、吹响强军进军号角的战斗形象。另外,油画《砺兵》、国画《2020行动》以及雕塑《大漠驼铃》等作品,或气势恢宏,或构思精巧,以饱满激情的笔触刻画练兵备战的热血场景,塑造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

展览上线以来,点击量已超14000人次。许多战友留言称赞,此次展览主题鲜明、书画并茂,既是一次书画艺术的审美鉴赏,又是一堂生动形象的“艺术党课”,如春风化雨启智润心。

据悉,解放军文工团将在中国军网、强军网等继续推出该展,并视情组织实体展览,以提升展览的综合效应。

经典回眸

“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毛主席一手扶着水桶,一手拿着瓢。瓢里的水缓缓地流到小苗上。毛主席身边的小八路端着水,望着小苗笑……”这段生动的文字来自多年前小学课本中的一篇文章《杨家岭的早晨》,课文里的插图来自著名画家蔡亮和张自巍夫妇创作的同名油画。

杨家岭的早晨

■钱均鹏 荆博

画中,毛主席蹲在菜地里,给刚长出来的幼苗浇水,身旁的小八路端着水瓢开心地笑着。晨光下,一棵棵幼苗破土生长,晶莹剔透。远处是战士们忙碌劳动的身影,领袖和战士一起生产……一切都是那么的质朴清新。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蔡亮师从徐悲鸿、吴作人、董希文等著名画家。求学期间,他遇到了女同学张自巍,从此,两人成为彼此一生的挚爱。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陕西工作。

“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壮美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长城、黄帝陵在这里蜿蜒交汇;革命圣地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访这片黄土地时曾说:“走进陕北,才看到一个真正的民族,才看到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

站在陕北的高天流云下,近距离感受黄土高原上的革命圣地,蔡亮和张自巍被厚重多彩的陕北文化所震撼。那红色质朴的窗花,那震撼人心的安塞腰鼓,那火热奔放的大秧歌,特别是群众从心底吼出的信天游,让他俩感受到陕北老乡的喜怒哀乐和向往期盼,震撼于信天游所表达的浓烈的情感。这里是生长民歌的地方,这里是生长爱情的地方,这里是生长农民画的地方,这里更是生长红色英雄的地方。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开创了一个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陕北著名诗人曹谷溪曾说:“在陕北大山中,是诗人,就能产生灵感;是画家,就能打开画夹;即便是一头牛,也会激动地仰天长啸,呼喊出难以抑制的振奋与激动。”

这片无比厚重的黄土地,赋予蔡亮和张自巍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成为他们艺术人生中的坐标点。在与中国革命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倾情碰撞的时候,在与陕北农民朝夕相处中,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领略了领袖的魅力,感受了生活的火热,获得丰富的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他们拿起画笔,以满腔热情描绘出那段峥嵘岁月,以无限深情记录下革命军民在这片黄土地上英勇斗争、团结一心的生动细节。

一幅幅经典美术作品由此诞生:《延安火炬》《枣园来了秧歌队》《贫农的儿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铜墙铁壁》《南泥湾》……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构思巧妙,立意新颖,形象深刻动人。

《杨家岭的早晨》这幅油画,在蔡亮和张自巍创作的众多革命题材作品中显得独树一帜。它不是一般大场景的呈现,而是用简洁明快的构图,清新自然的色彩来表达延安大生产运动这一主题。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抗战时期领导开展的大规模生产自救。它不仅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物质保证,还孕育出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裳”的境地。一天,毛主席对林伯渠、萧劲光等人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保证,第二是艰苦奋斗,大家解散回家。第

二是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高效最根本的办法。”

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延安到处响起了生产的号子声。机关、部队和学校等,都制订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和生产任务,大家纷纷立下“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做劳动英雄”的誓言。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要求。他身体力行,在杨家岭的窑洞前找了一块荒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大早,就扛着锄头到地里开荒。警卫员要和他一起挖,他却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就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大家一听都笑了起来。

毛主席在地里种上各种蔬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他对战士们说:“耕田种地也要讲究技术,深耕细作,多犁地,多除草,多上粪才行。老百姓不是说‘一犁下地,万籽归仓’吗?”他一有空就到菜地施肥、浇水、锄草,地里的菜长得又壮又好。最让毛主席高兴的是,地里种出了他最喜爱的红辣椒。能吃上自己种的红辣椒,味道就是不一样。毛主席经常拿这些劳动果实招待客人,或者送给其他同志。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来到延安。在到达延安前,他在国统区面对的是一顿800大洋的豪华大餐。而在延安,毛主席却是用杨家岭菜地里自己种的菜来招待他。

“天之高焉,地之古焉,惟陕之北。”领袖与人民在黄土高原上一起动手、自力更生的故事,深深触动了蔡亮和张自巍。他们以尊重历史的态度,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将历史素材与所处时代紧密结合,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携手创作了油画《杨家岭的早晨》。作品通过定格毛主席和小战士为幼苗浇水的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充满希望的早晨和那片绿油油的菜地;唤起对革命年代的回忆和对那一代革命者智慧与胆识的崇敬。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如今,毛主席种过的那片菜地,穿越时光的隧道,一如当年,红辣椒、土豆、西红柿,在晨光下茁壮生长。《杨家岭的早晨》这幅画也已成为经典,不断向人们讲述着曾经发生在杨家岭的故事,见证着革命前辈不畏艰难险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实践。



阅图 大漠砺兵
■摄影 侯崇慧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甘肃总队酒泉支队官兵在沙漠腹地开展野营拉练的场景。作者利用广角镜头,站在画面中的制高点,拍下官兵拉练行军的瞬间。大漠特有的沧桑与壮美在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大漠的沙丘轮廓清晰,鲜红的战旗引领着官兵沿着“S”形的丘脊走向远方,将画面底部填充丰满。作品视野辽阔,构思巧妙,带给人视觉上的美感。(点评:周凯威)

阅读时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从先秦《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军歌奏唱起始,一部军旅诗歌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感动天地的英雄诗史。

军旅诗人东来(杨卫东)少小离家,仗剑天涯,长期卫国戍边。多年来,他通过《浴血山河》《血之刃》《北纬40度》《再生之门》《东风烈》等诗集,以及这本新作《掠过弹孔的风音》,把自己对英雄的尊崇和热爱展示得淋漓尽致。

东来是一个有着浓厚英雄情结的诗人,其《如果只写一首诗,我把它献给英雄》可以说是诗人对历代英雄的真情告白。诗中他大声说出,“如果只写一首诗歌,我要让它/托起夕阳下的炊烟,泪雨中白菊的落英/送给千万个虽死犹在的英雄”。东来坚持用诗歌呈现英雄壮举,通过吟唱“热血男儿的脉动”和“勇士的风采”,揭示英雄的本真与价值。

细读诗集,可以看出,诗人的英雄情结与其家庭记忆有着密切关系。在《老爸如果有灵,请让喜鹊飞上栏杆》中,诗人叙说自己父亲“都曾是共和国的卫士”。父亲“把生命的干柴投入烈火/直至燃尽血钙充盈的骨髓”,父亲说“这是军人的使命,匹夫之责”,仿效着父亲的样子,诗人“又撑起一片天地”。在《父亲教我的一首歌》里,诗人说,“父亲教我唱的《珊瑚颂》融入血液/如影相随,压在生命的箱底”“父亲教我的这支歌曲/伴随青葱岁月,见证我人生履历/如今父亲已去,但这融为灵魂的音符/一直在心灵回旋,不离不弃”。

天地英雄气

——读诗集《掠过弹孔的风音》随感

■蔡静平

《珊瑚颂》中“云来遮,雾来盖,云里雾里放光彩/风吹来,浪打来,风吹浪打花常开”,传达出一种不畏浮云、不惧风浪的坚韧和挺拔,与历代英雄品质一脉相承。诗人用作品来铭记父亲教唱《珊瑚颂》这个生活印痕,让人感受到其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文化自觉。

东来诗笔下的英雄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刻板样貌,而是有着鲜活的生命质感和深沉的精神积淀。

在《掠过弹孔的风音》这部诗集中,状貌迥异的英雄沿着历史的路径纷至沓来,聚拢成为意蕴丰厚的英雄群像。其中既有经大浪淘尽、永不磨灭的“千古英雄”,也有缔造新中国的那些“当年的英雄”,还有更多献身使命的当代英雄。诗人厌弃“遇风而坍的身躯”,推崇的是“身披大篷迎风而立的英雄”。他们在“民族有难”的时候,“逆流而上”,以“永远不倒的脊梁”“擎起民族之字”,有着“无与伦比的精神高度”;而在英雄伟业中,“时间与生命已经融为一体/灵与肉、锈与骨、尘与土/与浩然之气一同登场”。

他诗中的当代英雄:有志愿军战士,“胸膛堵住枪眼,断腿丈量土地/骨骼来回翻地,血肉反复播种……企望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耕种和平”;有“好人”雷锋,“心存敬畏,择善从之/胸有大爱,见弱扶之”,是“不能破损的符号”;有扫

雷英雄杜富国,“我感受到了那执着的的眼神/眼神背后的天空/及那颗为世界驱逐黑暗的心”;有31名凉山救火英雄,他们年轻的生命“驾火西行”“英雄一腔热血,滚沸了凉山的红土”;还有光荣牺牲的女飞行员余旭,“飞在天上是一种骄傲”,诗人盛赞她“轻如蝉翼,又重于天空之下的尘埃”。

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诗人发出铿锵之音:“除了祖国和人民/不会再为什么下跪了,即便折断双腿/也像胡杨迎风而立,哪怕空荡荡荡衣裤中/只剩半臂上身,一截傲骨”。

《唐诗纪事》中曾有“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的说法,形象地揭示了生活之于创作的关系。东来直言,“好诗,只在天人合一时到来”。我觉得,诗人这些英雄题材诗歌,正是他行走天地之间,胸中风云激荡的产物。

行游之际,诗人滚滚的诗情犹如奔腾的岩浆,喷薄而出。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诗人呈上《我是铜钟的一块碎片》;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诗人赋出《二二颗滚落的头颅》(组诗);在宝塔山上,诗人写出《我从宝塔山上俯瞰黄河》;在沙洲村里,诗人挥就《半条棉被,铺满整个江山》;在鸭绿江畔,诗人咏诵出《我有一块上甘岭的石头》《掠过弹孔的风音》……这些作品立意深邃,情感浓郁,风格冷峻沉雄,堪称佳

作。诗人把忠骨、战火、血泪、悲恸、死亡等意象,融入到警示、重生和永恒中,使其诗歌产生出一种深刻凝重之美。东来诗中对于那些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英雄的关注和推崇,体现了英雄主义更宽广的内涵。英雄的本质是平凡,“英雄别于常人只在一瞬/它无视可能的结局,所以/义无反顾地注定悲壮”,在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生命轨迹中,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意志坚决,体现了生命的伟大。

《误飞到大海上的麻雀》是一首启人沉思、耐人咀嚼的寓言诗和哲理诗。一只麻雀在波涛如怒的海上迎着海浪飞翔,但其实它只是“裹挟在旅行人群中/飞进船舱”。大海的辽阔让它胆怯,而退回去又“躲不开甲板上贪婪的人心”“无奈,它只好飞向海洋”。大海之上,麻雀经历过“孤独、无助、寒冷、悲伤”,也有过前路迷惘和内心挣扎,但它最终听从了心的召唤,选择了“一意孤行”“向死而生”,因为它体味到,“此生短暂,都无一死”“与其苟且偷生,不如飞向灿烂的海天/纵然葬身大海,此生也不同凡响”,它要把“最美的弧线留在天上”。最终,小小的麻雀“完成生命之旅最灿烂的绽放”“勇敢,就永远活在大海之上”。这首诗是一曲无名英雄赞歌,也似是诗人的精神自画像,体现了诗人感悟生活的成长和跃升。



摇篮(中国画)

孙妮娜作